

## 十 奢 王

〔本经〕昔人寿万岁时，有一王，号曰十奢，王阎浮提。王大夫人，生育一子，名曰罗摩。第二夫人，有一子，名曰罗漫。罗摩太子，有大勇武，那罗延力，兼有扇罗，闻声见形，皆能加害，无能当者。时第三夫人，生一子，名婆罗陀；第四夫人，生一子，字灭怨恶。第三夫人，王甚爱敬，而语之言：我今于尔，所有财宝，都无吝惜。若有所须，随尔所愿。夫人对言，我无所求。后有情愿，当更启白。时王遇患，命在危惓，即立太子罗摩，代己为王。以帛结发，头着天冠，仪容轨则，为王者法。时小夫人，瞻视王病，小得廖差。自恃如此，见于罗摩绍其父位，心生嫉妒。寻启于王，求索先愿：愿以我子为王，废于罗摩。王闻是语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正欲废长，已立为王，王欲不废，先许其愿。然十奢王，从少已来，未曾失信。又王者之法，法无二语，不负前言。思惟是已，即废罗摩，夺其衣冠。时弟罗漫，语其兄言：兄有勇力，兼有扇罗，何以不用，受斯耻辱。兄答弟言：违父之愿，不名孝子。然今此母，虽不生我，我父敬待，亦如我母。弟婆罗陀，极为和顺，实无异意。如我今者，虽有大力扇罗，宁可于父母及弟，所不应作，而欲加害。弟闻其言，即便默然。时十奢王，即徙二子，远置深山。经十二年，乃听还国。罗摩兄弟，即奉父敕，心无结恨，拜辞父母，远入深山。时婆罗陀，先在他国，寻召还国，以用为王。然婆罗陀素与二兄，和睦恭顺，深存敬让。既还国

已，父王已崩，方知己母妄兴废立，远摈二兄。嫌所生母所为非理，不向拜跪。语己母言：母之所为，何期勃逆，便为烧灭我之门户。向大母拜，恭敬孝顺，倍胜于常。时婆罗陀，即将军众，至彼山际，留众在后，身自独往。当弟来时，罗漫语兄言：先恒称弟婆罗陀义让恭顺，今日将兵来，欲诛伐我之兄弟？兄语婆罗陀言：弟今何为将此军众？弟白兄言：恐涉道路，逢于贼难，故将兵众，用自防卫，更无余意。愿兄还国，统理国政。兄答弟言：先受父命，远徙来此，我今云何，辄得还返？若专辄者，不名仁子孝亲之义。如是殷勤，苦求不已，兄意確然，执意弥固。弟知兄意终不可回，寻即从兄，索得革屣，惆怅懊恼，齐还归国，统摄国政。常置革屣于御坐上，日夕朝拜，问讯之义，如兄无异。亦常遣人，到彼山中，数数请兄。然其二兄，以父先敕十二年还，年限未滿，至孝尽忠，不敢违命。其后渐渐年岁已滿，知弟殷勤，屡遣信召；又知敬屣为己无异，感弟情至，遂便还国。既至国已，弟还让位，而与于兄。兄复让言：父先与弟，我不宜取。弟复让言：兄为嫡长，负荷父业，正应是兄。如是晨转，互相推让，兄不获已，遂还为王。兄弟敦穆，风化大行。道之所被，黎无蒙赖。忠孝所加，人思自劝，奉事孝敬。婆罗陀母，难造大恶，都无怨心。以此忠孝因缘故，风雨以时，五谷丰熟，人无疾疫。阎浮提内，一切人民，炽盛丰满，十倍于常。

——选自《杂宝藏经》卷一

从前，在人能活到一百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国王，名叫十奢王，统治着阎浮提国。他有四个夫人，各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，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漫，三夫人生的儿子叫婆罗陀，四夫人生的儿子叫灭怨恶。按祖宗成例，长子罗摩被列为太子。他也最为英勇威武、本领高强，并有一面扇罗，敌人只要听到扇罗发

出的声音或看到它的形状，就会不战自溃。因此，罗摩从来还没有碰到过能够与他匹敌的人。按理，国王应把王位传给太子罗摩。但国王又非常宠爱三夫人。有一次，国王在与三夫人寻欢作乐时对她说道：“我最喜欢你了，你想要什么财宝，我都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”三夫人说：“我对财宝没有特别的要求，以后如有什么请求时，再向你禀告吧！”后来，国王突然患了重病，危在旦夕，便诏令罗摩太子继承王位。在隆重的登基大典上，王子束起头发，戴上王冠，光彩照人。他发布的第一个诏令便是一切按父王的成法办。王子的威风令三夫人妒火中烧。不久，国王的病情稍有好转，三夫人便缠着国王要他履行以前的诺言，立她的儿子为王，废黜罗摩。国王听了，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哽在喉咙一样，咽又咽不下，吐又吐不出，实在是左右为难。废掉长子吧，已经立他为王了，废立之事怎能当儿戏？不废吧，又对三夫人许过愿，答应满足她的一切要求，也不能自食其言。十奢王从小就讲究信用，许诺了的事是一定要办到。再说王者之法，是其既经许愿，不能随意更改。于是，十奢王就废掉了罗摩，并把王冠王袍都收了回来。

罗漫王子知道了父王废掉兄长罗摩的消息，很快就找到了罗摩，十分气愤地说：“哥哥，你有勇力，又有扇罗，为什么不拿出来用，而要受这样的耻辱呢？”哪知哥哥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：违背父亲愿望的儿子，就不能算是个孝子。三夫人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但父亲十分宠爱她，她也就和我的生身之母一样；弟弟婆罗陀为人非常和气，又没有野心，我虽然力大，还有扇罗，是不能拿来对付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的。罗漫听了，觉得有理，就不再吭声。不久，十奢王又发布诏令，将罗摩、罗漫两个王子送到深山里去居住，并规定他们住满十二年才可以回来。兄弟俩接诏后，毫无怨言，立刻收拾行李，拜别父母，到深山里去居住。

婆罗陀本来住在外国。不久，他就奉召回国，登上王位。婆罗陀一向和两个哥哥关系很好，从未发生过什么争端。当他回国时，

父王已经驾崩归天，从臣子的口中，他才知道是自己的生母妄自废立，赶走了两个哥哥。他对母亲不合常理的做法感到十分痛心，见了母亲，不仅不跪拜，反而气呼呼地对她说：“母亲，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，败坏了我家门庭！”相反，见到大夫人，婆罗陀立即跪下三拜。此后对她比先前更加恭敬、孝顺。

不久，婆罗陀率领大军开往深山。他让军队在山脚下安营扎寨，自己孤身一人进入山中。罗漫看是弟弟来了，就飞奔到罗摩住地，对哥哥讲：“哥哥，你总是说婆罗陀重义气，谦让恭顺。看，今天不是来杀我们了吗？”罗摩听了，也疑惑起来。一会儿，婆罗陀也赶到了。罗摩马上就问：“弟弟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军队来深山老林？”婆罗陀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来这儿的路实在太远，我担心路上遇到土匪盗贼，所以带了这么多兵防范，没有别的意图。我只是希望哥哥快点回宫，管理国政。”罗摩一听，立即回答：“我听从父王的命令而到这里。父王生前没召我们提前回去，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？如果我回宫，就成了违背父命的不孝之子了”。虽然弟弟再三恳请，可早已拿定主意的哥哥坚决不从。婆罗陀看到罗摩的意志非常坚决，只得遵从他的意愿，向哥哥要了一双皮靴，满腹惆怅地回到了京城，他将哥哥的皮靴放在御座之上，早晚对着它跪拜一次，将皮靴当作哥哥那样经常问候，同时还常常派人到山里请求哥哥早日回宫。但是，两位哥哥在未到父王规定的期限前，谁也不肯违反父命。后来，他们终于在山里住满了十二年，又看到弟弟这样殷勤地一再派人来请他们回去，而且听说弟弟把自己的靴子当人一样敬重，不禁泪流满面，十分激动，便启程返回京城。

罗摩兄弟一到京城，婆罗陀就要把王位让给罗摩。罗摩执意不肯，说：“父王已传位给你，我不能再接受了。”婆罗陀说：“哥哥是嫡长子，继承父亲的事业理所当然。”他们俩就这样互相推让了一段日子。最后，哥哥拗不过弟弟，才当了国王。

国王兄弟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感动了全国的黎民百姓。讲究忠孝、团结谦让成了全国上下的一种风尚。罗摩国王对婆罗陀的母亲也十分尊重，小心侍奉。尽管她以前做错了事，但罗摩国王没有丝毫怨恨之心。罗摩国王的尽忠尽孝，换来了人间的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阎浮提国的全体人民因而比过去富裕强盛数十倍。

## 长 寿 王

〔本经〕昔有菩萨为大国王，名曰长寿。王有太子，名曰长生。治国以政，刀杖之恼，不加吏民。风雨时节，五谷丰熟。有邻王治行暴虐，不修正治，国民贫困。谓傍臣曰：我闻长寿王国，去是不远，炽饶丰乐，而无兵革之备，我欲往彼攻夺其国，为可不？傍臣对曰：大善。遂兴兵而到长寿王国界。界上吏民走行白王曰：彼贪王兴兵而来，欲攻明王之国，唯愿豫备。长寿王召其群臣而告之曰：彼所以来者，但贪我国人民仓谷珍宝耳，若与其战，必伤吾民。夫诤国杀民，吾不为也。群臣曰：臣等皆晓习战法，必能胜彼。不使明王之兵，为彼所侵也。王曰：若我胜彼，即有死伤，彼兵我民，俱惜寿命。爱我害彼，贤者不为也。群臣不听，留王于宫，乃自相与于外发兵。出往界上，逆而距之。长寿乃谓其太子曰：彼贪我国，故来攻我。今群臣以我故，欲逆而距之。夫两敌相间，必有缺伤，今欲与汝俱委国亡去。太子言诺，即父子共遁城而出，幽隐山间。

于是贪王遂入其国，募求长寿王金千斤、钱千万。长寿王后日出于道边树下坐。有远方婆罗门来，亦息于树下。问长寿王曰：卿何处人？何缘在此？王曰：我此国中人也，偶来到此戏耳。长寿王问婆罗门：贤者从何来？将欲所之？婆罗门言：我远国贫鄙之道士。遥闻此国长寿王好喜布施，周救贫羸，吾故远来，欲从乞丐，用自生活，不知王意，于今云何？卿是国人，听闻其意，于今何如，故肯布施不也？王默自念：子用我故，故

从远来。值我失国，到无所得，而当空去，甚可哀念。于是王乃垂泪而谓婆罗门曰：我即是长寿王也。有他国王前来攻我，我委国亡，隐藏此间。今闻贤者故来相归，值我空穷，无以相副，将奈之何。两人相向哽咽啼泣。王曰：我闻新王慕我甚重。卿以我头往，可得重赏。婆罗门曰：遥闻大王周救一切，故来乞丐，庶得几微，以养余命。值王失国，自我薄福，今教断头，不敢承命。王曰：卿故远来欲有所得。遇我困乏，无以相副。且人生世，皆当趋死，吾等当死，愿以身相惠，何为辞让之也？今若不取，后有来者，我犹与之，不如早取也。婆罗门言：我不忍杀大王。大王若有弘慈之意，必欲殒命以相惠施者，但当散手相随去耳。王即随去，到城门外，而令缚之，以白贪王。王即雇婆罗门金钱之赏，遣令还去。

贪王于是乃使人于四街道头，烧杀长寿王。王故群臣白贪王曰：此臣等故君，今当就终歿之罪，愿得为设微具以遣送之。贪王听之。群臣具饌哽咽临之。人民观者皆言：王枉死。郭邑草野，莫不呼天。

太子长生时出在道边，听闻人语，知父为贪王所得，乃佯担樵出于市卖之。间闹人中，当父前往。观见父当死，心中悲痛。父见长生，恐其嗔恚，为父报怨。父乃仰天叹息曰：夫为人子，欲为至孝，使汝父死而不恨，慎莫为汝父报怨也。即汝父乐死而不忧。若违父言行，杀他人者，即令汝父死有余恨。长生不忍见其父死，因还入山。长寿王遂就烧死之诛。

长生久后自念：我父仁义至笃，至死不转，而此贪王无状，不别善恶，枉杀我父。虽我父有慈惻淳仁之心，死而不恚，然我不能忍也。我不出杀此贪王者，我终不苟生于世矣。遂出佣赁园中。大臣徇园于市赁人，得长生使种菜。种菜甚好。后日大臣案行园田，见菜甚好，呼问园监。园监对曰：前赁得一人，使为之，故好如是。大臣因呼长生见之。问言：卿颇能作饮食不

耶。对曰能作。使作饮食，甚甘美。因以请王。王往临饮食，饮食甘美。因问：谁作此食者？臣对曰：臣前赁一人，能作此食。王遂呼将归宫，使作饮食。

后日王问长生：汝宁便习兵法不？对曰：实便习之。王因取以置边，而告之曰：我有怨家，是长寿王子。恒恐行来卒与我相逢。今相恃怙，幸相助备之。长生对曰：唯然，当为大王展力效命。后日王问长生：汝宁好猎不？对曰：臣少好猎。王便敕外严驾，因与长生共出行猎。适入山林，便见走兽。王与长生驰而逐之。转入深山，惑失道径，不能得出。迷惑三日，遂至饥困。王因下马，解剑以授长生曰：我甚疲极。汝坐，我欲枕汝膝卧。长生言诺。王便得卧。长生自念：我前后以来，求索方便，今日已得我所愿。便拔剑欲杀贪王。思惟我父临死时，嘱我愚愚，奈何快我愚意，而违慈父绝歿之教。即内剑而止。王便惊悟，问长生曰：我梦见长寿王子欲来杀我。我大惊怖，何以如此？长生曰：是山中有强鬼神，见大王在此，故来恐怖大王耳。臣自侍卫，王但安卧，无所畏惧也。王还得卧。长生复拔剑欲杀之，重忆父言复止。王复惊悟，告长生曰：我故复梦见长寿王子故欲来杀我，我大畏之，何以尔也？长生曰：是故山神所为耳，王无所畏也。王复还卧。长生复拔剑欲杀之，思惟父言复止，遂弃剑于地，无复杀王之意。王复惊悟，告长生曰：我复梦见长寿王子自言原赦不复杀我。于是长生曰：我即是长寿王太子长生。我实故来出欲杀大王，以报父怨。念我父临死之时，殷勤嘱我，不欲使我报怨。而我愚疑，故欲违父之言。详思父教，愚惻殷勤，不敢违之，是故今投剑于地，以顺父言。虽尔，犹恐后日迷惑失计，而违亡父教也。今故自告。愿大王便诛伐我身，早灭其恶意，可使终始断绝也。王乃自悔曰：我为凶逆，不别善恶。贤者父子，行仁淳固，至死不转。而我贪酷，初不觉知。今日如是，命属子手。子故怀仁，惟忆父言，而

不相害，诚感厚润。今欲还国，当从何道也？长生言：我知道径，前故来者，迷惑大王，欲报父怨耳。长生遂与王俱出林外。便见群臣散满林际。王便止坐施設饮食。王问群臣：卿等宁识长寿王子长生不？中有不识者，对曰不识。中有识者，昔受长生恩，恐王杀之，亦言不识。王便指示言，是即长生也。王曰：从今日始，我自还我故国，愿以此国还付太子。从今日始，卿为我弟。若有他国来相侵夺，当相救助。王遂率臣兵归其本国。国有奇物，更相贡遗。……

——选自《长寿王经》

从前，有一个菩萨当了大国王，人们都叫他长寿王。长寿王有一个太子，名字叫长生。父子俩以仁治国，爱护官吏、百姓，对他们从来不打不杀，也不乱用刑罚。因而百姓都非常拥戴国王父子，安心劳动，再加上天公作美，年年风调雨顺，所以年年五谷丰收，百姓生活非常幸福愉快。但是，邻国的国王却非常残暴，弄得国内怨声载道，百姓十分贫困。这贪婪的国王又喜欢征战，扩张领土。他对长寿王国一直虎视眈眈，做梦都想吞并。

有一天，邻国之王召集群臣说：“长寿王国离我们很近，那里物产丰富，生活安乐，一片升平的景象，没有一点打仗的准备。因此，我想去攻打长寿王国，把他们的土地、百姓、财物等一齐夺来。这样，我们的国家不就变得强大、富裕了吗？”一些献媚的大臣纷纷附和着这暴君说：“好主意，好主意。”于是，暴君便派出大批人马进攻长寿王国边境。

长寿王国戍边的官兵奋起反击。国境线上顿时烽烟四起，战鼓震耳。不久，报讯的士兵赶到了京城，向长寿王报告了邻国暴君率兵入侵的消息，并请求长寿王发兵援助。长寿王听完报告，略一思索，便立即召集群臣商议。他看了情绪激动的群臣一眼，冷静地说：“邻国暴君之所以侵略我国，主要是贪图我国的粮食和财宝。

如果我们同他开战，势必让两国人民受尽痛苦。这种危害民众的事，我是绝对不愿意做的。”群臣听了，纷纷奏道：“我们中有许多人都熟悉兵法，身经百战，老百姓也都忠君爱国，愿意为国效劳，因此，我们是一定能打败入侵之敌的，绝对不可能让大王受丧师失地之辱。请大王早定决心，早发命令。”长寿王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即使我们能战胜他们，双方也难免有死伤。邻国的兵和我国的百姓，都是值得珍惜的生命。如果让百姓兵士为保护我长寿王而拼死疆场，我于心不忍。古往今来的圣贤也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我免战的主意已定，望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”

可是，卫国心切的群臣已听不进国王的训示。他们从宫中退出，便悄悄发兵到边境上去迎敌。长寿王得知了这一消息后，长叹一声，召来太子说：“邻国暴君贪图我们的土地、人口和财宝，而发兵来攻打我们。现在群臣为了保卫我，不听我的忠告，擅自出兵迎战。两军对阵，百姓遭殃。我和你索性舍弃王位隐居深山，两国军民也就不会兵戎相见了。”太子赞同父王的意见。于是，父子两人乔装打扮一番，悄悄地离开了都城，到深山密林里去过了隐居的生活了。邻国的暴君终于攻入了长寿王的国家，占有了长寿王所有的金银珠宝。

长寿王到了深山密林之后，一心向佛，修身养性。有一天，他正坐在大路边的一棵菩提树下休息，一个远方来的婆罗门也来坐下休息。婆罗门见了长寿王就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长寿王回答：“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人，偶尔到这里。你从哪里来，准备到哪里去？”婆罗门说：“我是远方国家的一个穷道人。听说贵国的长寿王乐善好施，慷慨救济贫民，所以不远千里慕名而来，想求得一点赏赐，以便养家糊口，生活下去。现在不知长寿王的情况怎样？是否还能慷慨解囊。你是本地人，一定知道他的情况，请你帮我指点指点。”长寿王听了，暗自思量：“此人慕我贤名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。可我恰好失去了王位，没有任何东西可送他。

他如空手而归，一定是很悲伤的。想到这里，长寿王的眼睛渐渐湿润起来。他流着热泪对婆罗门说：“我就是长寿王，因为邻国的暴君来攻打我国，为避免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，我就舍弃了王位，带了儿子到这深山隐居。你今天为我而来，使我感到激动，可我现在已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资助你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说完，两人便相对而泣。

过了一会儿，长寿王思虑了一番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对婆罗门说：“对了，听说那暴君悬赏捉拿我。你拿着我的头去参见，一定可以得到重赏。”婆罗门听了直摇头，他说：“大王积德行善，乐善好施，名闻遐迩，所以我不辞辛劳前来拜谒，希望得到一点能养家活口的微薄财物。没想到大王已失去了王位，这是我福运浅薄，命该如此。我怎么可以砍你的头去换取财物呢？请原谅我不能遵照大王的命令办。”长寿王说：“人生在世，谁都难免一死。我既然早晚都要死去，今天自愿以身体送给你，你为什么要推辞呢？即使你今天不取我的头颅，以后来人，我还是要送给他们的。倒不如你及早取去好些。”婆罗门说：“我是绝对不忍心杀害大王的。大王若有大慈大悲之意，一定要捐弃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于贫困潦倒，就请你跟我去见那暴君。”长寿王立即答应了这一请求，跟着婆罗门去见暴君去了。

两人走到王城边，长寿王便让婆罗门将自己绑起来，然后就面无惧色地跟着婆罗门走到暴君跟前。暴君见有人送来了长寿王，欣喜若狂，于是便拿出一些财物给婆罗门，将他打发走了。随后，暴君就派人在市中心广场堆起干柴，准备烧死长寿王。长寿王的旧臣见了，十分难过，可又不能阻拦。于是就结伴进宫请愿说：“长寿王是我们原来的大王，现在要死了，我们想请他吃顿饭为他送行。”暴君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于是大家便热泪盈眶地与长寿王吃了最后的一顿晚餐。百姓们目睹了这一凄惨的场景，高喊：“长寿王不能死，长寿王太冤枉了！”城内城外，哭喊声震天动地。一会儿，

老天也雷电交加，动了真情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

这时，王太子长生正到城边散步。他听说父亲已落到了暴君手里，就化装成一个樵夫，挑着一担柴到市场上去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他看见父王昂首走向刑场，心中十分悲痛，思量着如何救出父王。长寿王看见了人群中的长生，怕他激愤难平，闹出事情来，于是就仰天长叹道：“作为一个儿子，如要成为人人敬仰的孝子，就应使自己的父亲死而无憾。我要去死了，如果我的儿子知道了我的死讯，千万不要为我来报仇。这样，我死也快乐。如果我的儿子违背我的意志，去杀人报仇，我虽死也憾，不能安息啊。”长生听了，只能强抑怒火，可又不忍心看着父亲被大火吞噬，就忍着难以名状的悲痛回到了山中。

长生在山中祭奠了父亲一番，哭了三天三夜，想想父亲临终的嘱咐，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想：“父王大仁大义，至死不回头，可那暴君却不分善恶，枉杀我的父亲。虽然我的父亲有大慈大悲之心，对死无所悔恨，但我怎能忍这杀父之仇？我不杀掉那暴君，岂不是白白地活在世上，成为被人辱骂的不孝之子了吗？”于是，他就走出深山，来到京城。当时，有一个大臣正需要管理菜园的人，便雇长生为他种菜。长生辛勤劳动，精心管理，菜的长势越来越好。一天，大臣来到菜园，看到菜长得好，便问看园人：“这几天菜比原来好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看园人回答说：“前几天新雇了一个种菜人，他心灵手巧，很善于种菜，所以菜就长得特别茁壮肥实。”大臣就立即差人叫来长生，问：“你菜种得很好，你会做饭菜吗？”长生说：“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。”果然，长生到厨房一试身手，大臣吃了啧啧叫好。于是，大臣就特意请了国王来品尝。国王吃了，也连连称好，说这饭菜比宫中御厨做的还好吃。大臣见了，为拍国王的马屁，就把长生送到王宫中去，做御厨了。

长生到了宫中，凭着自己的机灵，将国王服侍得十分满意。有

一次 国王问长生：“你学习过兵法吗？”长生回答说：“我长期自习兵法 对兵法是非常熟悉的。”国王考了长生一些兵法知识 觉得他确实通晓兵法，于是就想派他去镇守边境，并告诉长生说：“我有一个冤家，就是长寿王的儿子。我最怕他搞突然袭击，来报杀父之仇。你到了边境之后，一定要严加防范，千万不能让他回来。”长生不动声色地回答：“请大王放心，我一定为大王效劳。”又过了些日子，国王又问长生：“你喜欢打猎吗？”长生回答说：“我出身农家，从小就喜欢打猎。”国王大喜，立即下令备好车马，带了长生一同打猎去了。他们刚到猎场山林，脚边的草丛里就跳出一只野兽往林中逃去。长生和国王马上跟踪追击，不觉到了山林深处。野兽没能打着，可进来的道路再也分辨不出了。他们在山里奔走了三天，可就是走不出去。连日的奔波和饥饿使国王实在支撑不下去了。走到了一个挡风雨的山坳，国王解下随身佩带的宝剑，交给长生，说：“我实在是非常疲倦了，想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你坐下，我想以你的膝盖当枕头，小睡一会儿。”长生赶忙坐好，请国王躺下，不一会儿这国王就睡得像死猪一般。

长生看了一眼熟睡的国王，不禁暗暗高兴起来：“许久以来，我殷勤地服侍这暴君，为的就是找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，今天我总算可以了结心愿了。”想着想着，长生便拔出剑来，准备杀掉国王。可刚要下手，一个念头又出现在他脑海：“父王临死前，谆谆嘱咐我不能为他报仇。我今天怎么可以图自己一时的快乐而违背父亲的意旨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他把剑插入鞘内，开始犹豫起来。这时，国王突然发出一声怪叫，猛地跳了起来，他定睛看了看坐在地上的长生，胆战心惊地说：“我刚才做了个恶梦，梦见长寿王的儿子来杀我。我害怕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长寿王的魂灵在这里想惩罚我？”长生回答说：“大王勿慌，长寿王的魂灵是不会到山里来加害大王的。我想肯定是山中的恶鬼见大王在此，故意来恐吓大王的。请您放心，有我在这里做侍卫，大王请尽管安睡。”国王又很快进入了梦乡。长

生第二次拔出剑来，要杀死这个不仁不义的贪婪暴君。可是，父王的遗言又一次迫使他剑插入鞘内。国王再次大惊而醒，他对长生说：“我又一次梦见长寿王的儿子要杀我。我十分恐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长生答：“这是山神所为，请大王不要害怕，睡习惯了就不会做恶梦了。”国王随即又倒头便睡。长生第三次拔出剑来，要杀国王。可父亲临终的反复嘱咐，更强烈地在他耳边响起。他又一次停下了手，并将宝剑扔到地上，决心再也不杀国王了。这时，国王再度被惊醒，告诉长生说：“我梦见长寿王的儿子原谅了我，说是不再杀我了。”长生沉思良久，坦然对国王直言：“我就是长寿王的儿子，为了报杀父之仇才来到你身边。今天我确实几番想杀了你为父亲报仇，但我想起了父亲临终的一再嘱咐，我父亲是一定不让我杀你报仇的。刚才我一时头脑发热，几乎违反了父亲的遗言，差一点成了不孝之子。后来反复考虑了父亲的话，我实在不敢违反，所以把剑扔在地上，以实现父亲的心愿。虽然如此，我仍担心以后会鬼迷心窍，干出违反父命之事。因此如实相告，请大王将我杀掉，这样你就可以斩草除根，永远没有后患了。”听到这里，那贪婪的暴君悔恨交加，他对长生说：“我太贪婪凶残了，分不清善恶。你们父子俩都是大慈大悲的圣贤，宁死也不失信义，相比之下，我的悟性实在太差了。今天我的命在你手中，你牢记父言，不愿加害于我，对我实在是莫大的恩德。现在，我们一块回去吧。只是我们究竟该走哪一条路呢？”长生微微一笑，坦率地说：“其实这里的路我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将你领到深山，原来是想报仇的。”于是，长生在前引路，俩人很快就走出了山林，与在林边等得心焦的群臣会合。

国王见了群臣，突然问道：“你们认识长寿王的儿子吗？”有的大臣不认识长生，当然无言以答；有的大臣认识长生，因为怕国王加害于长生，便佯称不认识。国王指着长生说：“他就是我原来一直想除掉的长寿王的儿子，可我今天觉悟到了长寿王父子是仁义

之士。现在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要返回我的故国，把长寿王国还给长生王子。以后，我要将王子看成我的亲兄弟，若有他国来侵夺这个国家，我一定尽全力前来支援。”

长寿王子以德报怨的义举终于感化了贪婪的暴君。那贪君率兵回国后，以仁治国，精心管理自己的国家，还派出专人，将自己的大批奇珍异宝送到长寿王国，献给太子赎罪。

## 妙 色 王

〔本经〕乃往古昔于婆罗痾斯大城中，有王名曰妙色。以法化世，国土乐丰，人民炽盛，无诸斗战、诈伪、怨贼，亦无病苦、灾横之事。稻、蔗、牛、羊，在处充满，亦无瓦砾、荒梗、棘刺。恩育兆人，发坚固愿。有慈心布大法，悯人众爱群官。除去悭贪，常为大舍。王之夫人名曰妙容。颜貌端正，威仪详审。众德圆满，人所爱乐。其王唯一男名端正。子年虽幼小，忠孝仁慈。王所爱念，无离左右。后于异时，其妙色王，心悌胜法。召集群僚而告之曰：我于妙法情生渴仰。卿等宜应为我询访。时诸大臣前白王曰：大王当知，大觉世尊出兴世者，方有妙法。王报臣曰：今虽无佛，试为我求。时王即便以箱盛妙金宝，悬于幢上。鸣鼓宣令，普告四方。若有为我宣胜法者，我以金箱报其恩德。广设音乐而庆赞之。如是诏召，经历多时，竟无一人，能为说法。时王渴仰，怀忧而住。

尔时帝释，遍观下界，谁善谁恶，谁于胜因，情无懈倦。遂见此王为法忧恼，便作是念：此妙色王久悌胜法。我当试之，其事虚实。遂即化作大药叉身，手足异常，面目可畏。来至众中，而白王曰：仁求胜法，我能说之。王闻法音，欢喜踊跃，告药叉曰：密迹主有妙法者。幸愿为说，我当谛听。药叉告曰：大王今者，生轻法心，谓为易得，即令宣说，事不应然。我身饥虚，何能为说。王闻语已，寻命膳官，所有上食，速来奉进。药叉告曰：王厨之食，非吾所餐。唯人热血肉，是我常食。王

曰：人之血肉何可卒求。药叉曰：王之爱子，宜应见与。王闻此语，便作是念：我久辛苦寻求胜法。今闻法音，便成无价。时端正子在父边立，闻是语已，跪白王曰：唯愿父王勿生忧恼。父之所望，当令满足。可持我身，奉密迹主，以充其食。王曰：汝见求法舍所爱身。善哉丈夫，随汝所乐。其端正子即便以身奉上药叉。药叉受已，对王大众，分裂其身，啖肉饮血。王虽见此，慕法情深，了无惊惧。时密迹主复告王曰：我仍未饱，更与汝妻。时妙容夫人亦在王侧，闻斯语已，亦同其子身奉药叉。药叉受已，啖其血肉。复告王曰：然我饥虚尚来充足。王便白言：密迹主，一子已施，妻复重食。尚云饥虚，随意当取。我愿供给，无退转心。药叉告曰：王之自身，宜与我食。王曰：善哉，实不敢恪。然我身死，如何闻法？今我先可听其妙法，即受持已，当即舍身。是时药叉共王立要。即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，说胜妙伽他曰：

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

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

王既闻此胜妙法已，心生庆幸，欢悦无量。告密迹主曰：我已闻法，如说奉持。今我此身，随意当食。时天帝释见王为法，身心不动，如妙高山。知其必当证无上觉。舍药叉像，复天帝形。信喜内充，怡颜前进。一手携子，一手持妻，而告王曰：善哉善哉。是善丈夫，坚装甲冑，破烦恼车。济度愚迷，出生死海。观斯勇猛，必当不久能成无上正等菩提。汝之妻子，我今相付。时王即便白天帝曰：善哉善哉。

——选自《妙色王因缘经》

从前，在婆罗门泥斯这个城邦中，有一个叫妙色的国王，信奉佛法，以仁治国。人民安居乐业，团结一致。一派国泰民安的兴盛景象。人们以礼相待，互相之间没有尔虞我诈的斗争，更没